

人世间

## 临窗

慕然

临窗而坐，茶香浮动，树影镶嵌在窗框里，在风中向我点头。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，又有零碎的鸟声落入杯中。窗中景，流淌在眸中，想到的，是窗前的故事。

小时候，我觉得世界就是墙上那一扇窗，窗外不仅有被云彩装饰了的风景，还有罗列在烟火气息里的生活，窗台上堆放的大白菜会冒出小花，黄色的，不经意间就会枯萎，仿佛未曾开过一般。窗户下的咸菜缸旁杵着一根棍子，我伸手就能取到，端起来，闭上一只眼睛，瞄着空中的白云，假想着扣动扳机，白云真的变幻了形状。储物间就在窗户对面，那小门是不上锁的，仅有一只U型的铁丝卡在锁的位置，小门吱嘎的声音如同闹铃，会把我的思绪从白云中拽回。

我打开窗，被小伙伴呼朋引伴的声音牵引着，踏着窗台跳了出去，加入到嬉笑打闹中。我精神饱满，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，在干枯的沟壑边不停地打探，此时手中不再是瞄准天空的木棍，而是弹弓，对准了麻雀，“咔嚓”麻雀没打到，谁家玻璃破了，毛孩子们顿时作鸟兽散。我却没有跑，因为估摸着时间，我家斜对面的那扇窗要开了，窗边总有个女孩安静地坐着，捧着画板，感觉嬉笑声离她很远，思维也成了她画板上的线条，一笔笔把脑海中所臆想的描绘在那画板上。多年后，捧着画板的女孩考上了中央美院，她的毕业作品叫《临窗》，画中有一扇藏着记忆的窗，那扇窗框，木质，黄漆，透过窗口看到穿行忙碌的人、跑过的老黄猫，还有零零碎碎的白菜花。

母亲，在窗前挽起衣袖，系上围裙，烧水做饭，油烟、蒸汽透过窗户飘了出来，融入世界，送走了白云，迎来了夕阳。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拖得很长，白炽灯散发着黄色的光，灯光穿过陈旧的窗花，这就是回家的信号，餐桌就在窗前，灯光下整间屋子像被啤酒色浸染过。在锅碗的碰撞声中，夕阳渐渐褪去，皎洁的月光透过玻璃，照在窗顶的房梁上，房梁上贴的年画，一年覆盖一年。

当阵阵凛冽的寒风吹起的季节，窗户外的一侧便蒙上了塑料布来保暖，透过塑料布如同患上了白内障，看不清窗外的世界，但是在玻璃上冰花的世界中，又一样不少地展现给你。清晨，拉开窗帘，便可看见玻璃上的冰花，每日变幻着，昨日还是竹海如烟，今日便是繁花似锦，有千万块玻璃就有千万个世界。伸出手，轻轻滑过，为它们画上边框，过后，指尖是晶莹的水珠，透亮，反射着阳光。太阳升起，冰花慢慢融化，这就是冬日的露珠，伸出舌头，任它流淌到舌尖，凉丝丝的。母亲不允许我那样做，我说这露珠透着甜，执意让母亲也尝一下。

冬日，因为要过年让我们有了期盼，过年可以放鞭炮让我们欢喜。将点燃鞭炮的香杵到塑料布上，一个小洞立现，慢慢把它扩大，清晨通过它，窗外的世界也渐渐清晰起来。总有一两只麻雀，蹦蹦跳跳，风来了，它不跑，我知道，已经离春天不远了，到了该扯下塑料布的时候了。

当人们纷纷脱下臃肿的衣服时，临街的窗户便一扇扇打开，挂上铁扣抵抗解除了禁锢的春风。我拿出水彩笔，在玻璃上，顺着建筑物的轮廓，把它们在玻璃上描下，那水彩笔的颜色沁入玻璃，擦拭后仍留下淡淡的痕迹。立于窗前，执一书卷，春风拂入纸页间，仿佛久别重逢，恍然如梦。春晖也从窗台窃入，慵懒地趴在印花小棉被上，我在不知不觉中入睡。猫咪从窗台跳到炕上，把我唤醒，我发现窗外停着一只蝴蝶，翅膀是淡蓝色的，和刚刚梦中的颜色一样。就在我扬起胳膊的那个瞬间，它张开翅膀飞去了对面，可是对面的窗户始终闭着，自从窗边那画画的女孩跟随父母搬到别的城市，那窗户再也没有打开过。

我一直认为，窗户和火一样，是文明的产物，当我们的祖先不再禁锢于洞穴而走出丛林，窗户就增添了意义，房屋也不仅仅局限于寻求避风雨、野兽，而是有了阳光与温暖、春风与舒适的追求，幻化成生活的灵魂，是我们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。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，李商隐的诗句就是一幅窗前浪漫而期待的水墨画，遥远的故乡，夜晚漆黑而漫长，什么时候能与爱人在窗前窃窃私语，共同剪去烛芯？我在异乡那些年，夜半总是醒来，看到银白的月光如水一般，透过窗户钻进来，洒落一隅，同故乡一样，我的心这时才踏实下来，渐渐入睡。关于窗户，最深情的句子，属于苏东坡：“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。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”

多年过后，斜阳晚风里的布衣人家、云窗月户的画面，只能从寥寥的记忆中寻觅有限的想象和回味。没想到，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，打开了时间和空间的另一扇窗户，却又如同童年冬日蒙上塑料布的窗户，一片深邃、朦胧。偶然发现她发在博客上的照片，身后的那幅《临窗》挂在布满忧郁的窗边，啤酒色的长裙飘起，遮住了半扇窗户，照片中窗外的一切都是灰色。我的多次留言却被淹没在市井的嘈杂中，如同一滴水落入沧海。

老宅改造时，已是初秋的时令了，空气中夹杂着一丝丝淡淡的土腥味，拆了的水窗，堆在一旁，黄色的漆早已斑驳，如同满脸皱纹的老人，渐渐地无人过问，看了泛起心酸。孩子们依旧在疯跑，只是冬日的窗户上没有了冰花，夏日的窗户因有了空调也不再开启。

我又看到童年窗前画画的女孩，定神追寻，却又消失不见，只留下那一份湿润的、水灰色的记忆。那记忆犹如玻璃上抹不去的水彩笔线条一样，随着远去的青春期，令人惆怅忧郁。

流年记

## 秋日流年

林春江

秋日的早晨，有如盛宴已散，星星悄然隐去，只有一星一月遥遥相伴。那月，半残着，但姿态婀娜，就像一尾跃出水面的金鱼。明亮的启明星，是黑夜尽头最后的一盏灯，即使它最终熄灭了，也是熄灭在光明中。

一缕晨曦，透过灰蒙蒙的双层玻璃，斜射在客厅西面那盆绿萝上，它慢慢地明亮起来。白色的瓷盆里，纤细娇嫩的枝干沿着电视墙逶迤攀爬，绕成一圈，悠然下垂，将冷冰冰的白色电视墙装扮得温馨可人。心形的叶片碧绿油亮，前端尖尖，叶尾圆圆，绿萝的长茎上伸出绿绿的手掌，在清晨静谧的时光里，显得淡然而安宁。我凝视着它，它似乎有些娇羞，将一张俏脸藏匿在暖暖的阳光后。阳光慢慢北移，黑胡桃门、大理石吧台和精致小巧的餐厅，次第留下阳光的足迹。渐渐地，客厅明亮起来，生动起来，朝气和活力在空气中悄悄流淌，一股生命的气息暗暗蓄积。

中午，阳光铺洒在一米见方的阳台上，不锈钢栏杆泛起耀眼的银白色光辉，明黄色的地板砖踩上去暖暖的。暖阳下，东首的各色花卉生机勃勃，姹紫嫣红。枝干茁壮的四季桂，青绿色的花苞饱涨欲裂；柄细叶大的天堂鸟，深紫和殷红相间，展翅欲飞；圆形的金钱草，根根精神抖擞。西首倚墙直立的书柜，躲在阳光找不到的角落，一排排的书藉码得整整齐齐，丝丝缕缕的书香悄然逸出。书柜顶端放置着一盆吊兰，碧绿细长的叶子悠然垂落。起身，抽出一本《藏着的中国》，坐在旋转椅上慢慢翻阅。煦暖的金光在字里行间跳跃，在发梢指尖流连，于是，那些灵动的文字有了温度，那滞涩的思维活泛起来。看得累了，抬眼透过玻璃凝望楼宇下的行人来来往往，云淡风轻，光线强烈，楼顶的黄色瓦片熠熠生辉，反射出金黄色的光芒。

下午，在暖阳与微风中远足。在这海拔二百多米高的唐山棚，信步行去，偶尔会邂逅几个背着旅行包的游客，他们欢快地说着话，顾盼之间，神采飞扬。不知名的野花盛开在沟壑田渠边，粉生生的富士娇艳了脸庞，草木的清香在空气中氤氲，还带有丝丝甜味。疏落有致的簇簇树林已在蓊蓊郁郁中透出点点杏黄和嫣红。天空湛蓝，丝丝缕缕的白云扯成一条条白线，在空中信笔勾勒，白云点缀了蓝天，秋风吹黄了山林。阳光温煦，柔柔地洒下来，暖意暗生，渐渐枯黄的落叶衰草渐次明亮。一条水泥小径掩映在齐膝绿草间，绵亘蜿蜒，路旁的柞树和桑树依旧繁茂，枝丫纵横，只是微微泛出一点橘黄，树下草丛里，偶尔可见穿着绿衣的蚂蚱，奋力跳跃；挺着大肚子的蝈蝈，伏在草丛里静默着，蓦然，引吭高歌；举着一对大刀螳螂，威风凛凛。

站在山巅，秋阳静好，微风轻柔，天蓝云白，山谷无言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、那么纯粹、那么自然。



## 报喜鸟

杨文革

清晨，喜鹊欢快的鸣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。

漫步在晨光中，路旁的树木挺拔向上，闪烁着隐约的绿晕。柳树婀娜妙曼，一帘幽梦般的绿，让人赏心悦目。

喜鹊登高枝。高高的白杨树枝头，传来喜鹊欢快的鸣叫，此起彼伏，声声入耳。这棵高大粗壮的树体上空，竟筑起了上下相连像“小高层”一样的三个鸟窝，井然有序。黑白相间的喜鹊，是时光中弹奏跳跃的音符，在晨起暮落中陪伴着人们，把欢乐喜庆传唱人间。喜鹊又叫“报喜鸟”，它的叫声和不知名的各种鸟儿随声附和的叫声，演奏着悦耳动听的交响曲，唱着欢乐幸福的歌。

喜鹊的窝让我好奇，把窝搭在树冠之处，就不怕雨雪吗？不怕狂风大作从枝头掉下来吗？从外表看，喜鹊的窝像一个茅草屋，枝枝杈杈；一大团庄重的黑，以树林作陪衬，又像一幅幅水墨画。一位老人告诉我，喜鹊窝里装饰有柔软的羽毛，结实牢固，可以说是“金玉其中”，经得住风吹雨打。

树上，两只喜鹊在欢快地叫着，飞来飞去，一会儿嘴里衔来一根树枝，一会儿又叼来一团泥巴，一层层交叉穿插，在完善加固第三个鸟窝。是不是喜鹊已经在窝里下了蛋，它们日日夜夜不辞辛苦地盖新房，是在准备迎接下一代的到来吗？

在人们心目中，喜鹊是美好的化身。喜鹊一般都是成双结对的，传说中，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，就是由成千上万只喜鹊搭成的。春天，当绿叶葱葱时，喜鹊在青枝绿叶间蹦跳，我的心是欣喜的。它们终于告别了冬天树木的萧条，可以和绿叶相伴。油亮的树叶被风吹动，在阳光下如清澈流淌的水波。越来越茂密的树叶，可以为喜鹊遮风挡雨，遮挡似火的夏日骄阳。远远望去，喜鹊的窝掩映在绿色的枝叶间，似乎与树体融为一体，像长在树上一样。

看着在树上的“小高层”鸟巢，喳喳欢叫的喜鹊，感觉它们就像一个和谐有爱的小家庭。欢快的鸣叫回荡在耳边，我呼唤着喜鹊，将手里的小米分散在大树下……